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 第二十二回 華兆璧因盜誣扳 洪鵬程升堂審訊

卻說公差將票子與兆璧看過，不由他分說，取出鏈子將他施走。華太太見了這樣，知道兒子總要吃苦，趕著追了出來，喊道：「你們公門中人，正是好修心的，我家世代書香，便說是我家為強盜，全無天日，豈不冤屈死人？」問壁陶發聽見，走出來見兆璧被人擁出前去，已是大驚失色，旋見華太太出來如此說法，不知何事，忙來詢問。華太太一頭哭一頭說，陶發方知底細。說道：「我哥哥昨日與二相公到城裡去，至此刻未回，大約已是遭了這事了。這事如何是好，相公從來連門也不出，忽然遭了這事，明是有人扳害。現在前去免不得吃苦，這是怎好。」那些街坊鄰舍見了這樣，明知是個冤枉，無不代他歎息。內有知事的說道：「你們此處不中用的，常言道：錢能通神。快些湊些銀子，找個人先到衙門口把原差說通了，送池些茶敬，請他臨審時候照應相公些。相公是個讀書人，何嘗經過大來歷？只會動筆，不會用力的。那時見了堂上吆五喝六的，格外說不話來。如何行得？」華太太道：「我家向來無人，誰能前去？家中又無積蓄銀錢，此時怎樣是好？」說罷放聲大哭，陶發見他這樣，說道：「太太不必著急，還是我去，我家□幾兩銀子還拿得出來。」說著跑進店內，取了銀子，從後追去。到了城內，只見衙門口班房裡面擁著許多人在那裡談論，有的說這樣一個少年，從那裡說起，何嘗象個強盜？有的說總有原故，且聽堂上如何供法就知道了。陶發聽見，便知尚未進去，趕忙分開眾人，擠了進來。見兆璧鎖在柱子上，口內說道：「你們這些人何太無禮，私自用刑凌辱，我也是個有功名的，難道不知國法麼？你們可知道毆辱斯文，扳職買盜是何等罪名？」陶發連忙喊道：「相公的冤枉在堂上要說情楚，清是清，白是白，老爺也要詳情。」兆璧回頭見是陶發，知是家內叫他前來，說道：「你在此處等著，待堂上審過，好歹送個信與我家內，隨他怎樣辦法，只得聽天由命。」陶發答應著，即問：「你們那位是原差，小的有句話說。」那些人見他來問原差，知道有點意思，忙應道：「我就便是，你有何話說？」

陶發見這人有四□多歲。一臉的橫肉，歪著帽子，敞著胸口，便說道：「頭翁請這裡來。」說著出了班房，那個差人也跟在後面。到了旁首巷內，陶發問了尊姓，那人道：「我即個趙四，你有話快說，一刻老爺就要升堂，我們要上去回話。」陶發就在懷內取出銀子，說道：「這一點些微茶敬，請頭翁先行笑納，並無別事奉托，只是我們小主人真是個冤枉。他是讀書人，未嘗經過這些事，到了堂上，請頭翁照應一點，行些方便。」說著將銀送過去，趙四接在手內，試了一試，道：「只點銀子來送那人？我們被著這官事拖累也不知用了許多錢，現在案已破拿，只點東西夠那裡用？請你仍回帶去，我們有本事自會尋錢，沒本事也只好任老爺做主。翁娘的。眼睛也不帶，不想想這是多大的事，這樣膩呀膩的，老子沒工夫同你說白話，你滾罷。」陶發見他說嫌，還想向他說隨後再補，那趙四已昂昂然走進班房。陶發急得沒法，只得仍在門口等候。忽聽裡面一聲喊伺候，那三班六房全行進去。過了一會，又是威武一聲，點聲一響，閤門開，寧國縣升坐大堂。先問了一起命案，然後傳盜犯華兆璧，由堂上喊了出來，班房內聽見，蜂擁著兆璧來到丹墀底下，叫他跪下。

兆璧見是公堂，只得跪下。洪鵬程叫他抬起頭來，問道：「你叫華兆璧麼？」兆璧道：「生員是叫兆璧。」鵬程冷笑道：「你還是個生員，我看你把這兩字不說出來猶可遮遮羞，難道說了這生員兩字，做大盜的就不治罪麼？你究竟做了多少案件，快些供來，免得本縣用刑。」兆璧道：「公祖所說何話，生員世代書香，祖上也曾入閣為相，雖自己未能發達，也是聖人門徒，豈敢做出犯法事來？公祖傳我來此，還不知所為何事，叫我從那裡供起？」洪鵬程聽了冷笑道：「你這鋒利的嘴也不愧做個盜首，見了本縣仍如此刁猾。現在明明實據，你尚抵賴。前月王家店被盜，破門直入，刀傷兩條人命，有證在此。昨日將為首的強盜老蠻子獲住，明謀你弟兄，主謀湯德元是窩家，還從那裡咬賴？」兆璧聽見又牽著湯家，知道這是仇人明算暗害，連忙說：「公祖要秉公審問，生員實是冤枉。莫說不敢為強盜，連這老蠻子認都認不得。若說湯德元是窩家，這是格外離奇。他是我的岳丈，家中很有田地，豈能做了這事？只明明是人陷害。我岳父前日被公祖請來飲灑，至今尚未回去。公祖豈忘記了麼？拿著好人硬行誣扳，這事如何行得？」

洪鵬程見他口頭利害，拍著公案怒道：「你這不安分的強盜，不將你抵實，你總有話辨白。本縣將從盜提出來與你對質，看你怎樣辯法？」隨即標牌交快役到監內將老蠻子犯人提到，在堂上跪下。洪鵬程問道：「前日你供王家店施園長家時，你說什麼姓湯與姓華的，本縣現在俱已獲到，他說並未與你同謀，你為何前日誣扳？你知這人是誰，快快說來，免得本縣用刑。」老蠻子將頭一轉，望著華兆璧就減道：「大相公，你害得我好苦。前日你說不礙事，犯案有你抵擋，我們方去做了這事。末後分贓，你與湯先生得的雙分，我們吃了這些苦，被大老爺捉來受刑拷打，非是故意要飯你，只是苦不過了，才將你說出。你此時若不認，豈不又要累我們。我看你也就供了罷，免得眼前吃苦。在這地方想賴也賴不過去，那天銀子同衣服明明是你叫你兄弟拿去的，難道就不認麼？」華兆璧聽了這話，真是急得不能開口，很不上去將他打死，罵道：「你這狗強盜，你妄言害人。自己犯了彌天大罪，已是沒得活命，還要前來扳人。我在何處與你同謀？你知我家住在那裡？是何名姓？豈由你妄在堂上胡說。」

老蠻子道：「相公你是賴不去的，你記不得你同我說是你弟兄俱是秀才，丈人又在鎮上當著董事，與大爺總有往來，只要將事做過，隨後莫說沒得破案，就是破案也由你華兆璧抵當。你那時如此說法，現在全不認賬，豈不被你害死。你說我不知你的住處，你不是同湯先生住在一個鎮上？還想抵賴。」兆璧見他一口咬定，仍想辯白，只見洪鵬程在堂上喝道：「你這刁頑強盜，現在人證在此，還不供認，你以為你是黃門秀士，不能用刑，本縣拼著這頂烏紗不戴，看你招也不招。」隨手在刑杖筒內取出幾根籤來摔下，左右耀武揚威七上八下將他拖下，格著褲子打了六□下。可憐兆璧，是個讀書子弟，何嘗吃過這樣苦楚。打到二三□下，已是鮮血直流，皮開肉裂。打完將他推扶起來，洪鵬程問道：「你招是不招？」兆璧道：「生員真是冤任，叫我從何招起？莫說用刑苦打，就是將我治死，我也不能擔這強盜罪名。即公祖做官也要詳情，分個皂白，若聽人買盜扳人，天理昭彰，將來總有個報應。叫我招，只有冤枉兩字，別的一句也沒得。」洪鵬程見他如此口硬，又說買盜扳人，這句話刺著他的心，便怒道：「抬大刑來伺候。」左右一聲答應。不知兆璧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